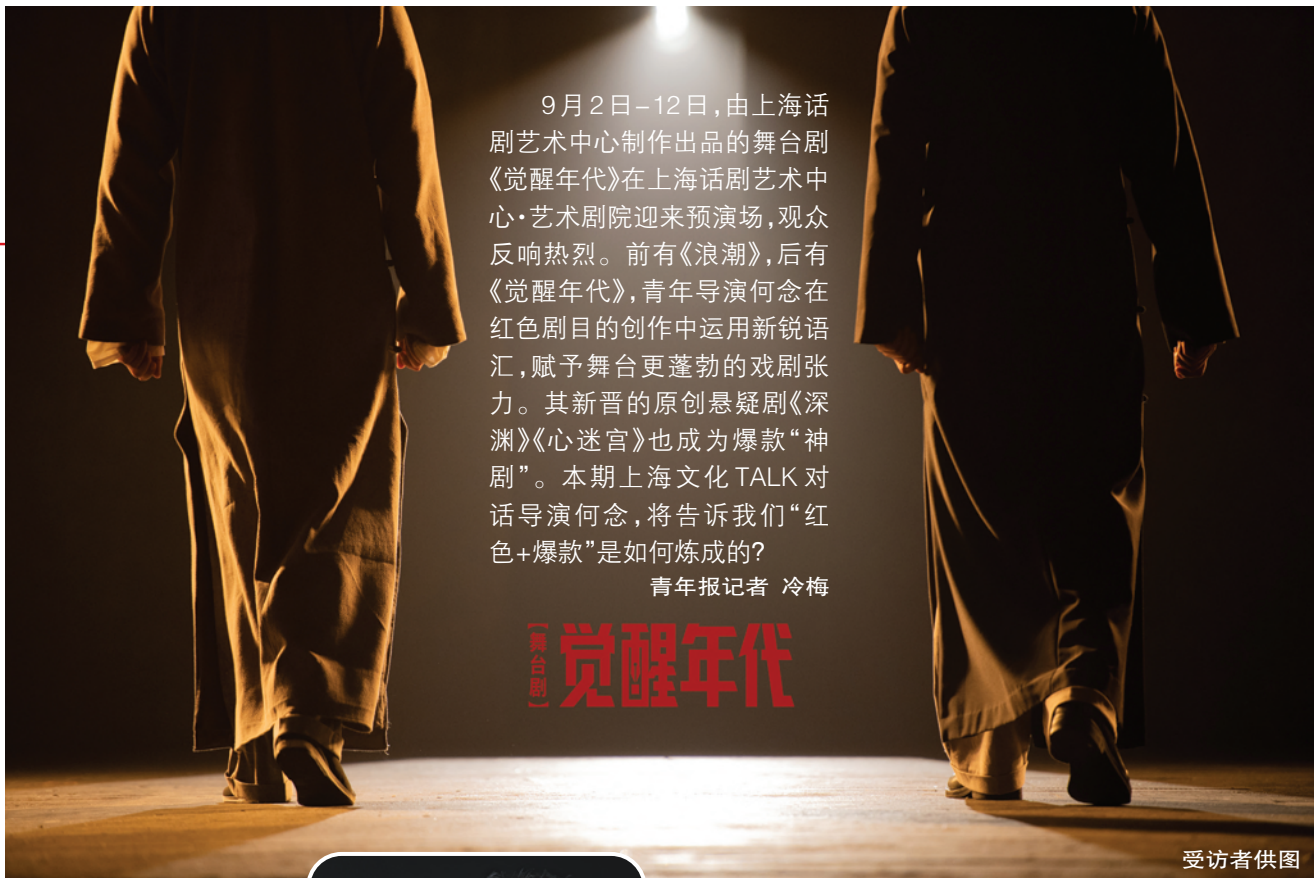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化
Talk青年导演何念心目中的“红色+爆款”
和历史同呼吸才能共“觉醒”

9月2日-12日,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《觉醒年代》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·艺术剧院迎来预演场,观众反响热烈。前有《浪潮》,后有《觉醒年代》,青年导演何念在红色剧目的创作中运用新锐语汇,赋予舞台更蓬勃的戏剧张力。其新晋的原创悬疑剧《深渊》《心迷宫》也成为爆款“神剧”。本期上海文化TALK对话导演何念,将告诉我们“红色+爆款”是如何炼成的?

青年报记者 冷梅

觉醒年代

受访者供图



何念

舞台剧《觉醒年代》的亮点

青年报:舞台剧《觉醒年代》在做改编时,遵循哪些创作逻辑?

何念:舞台剧当然是基于电视剧,因为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去年全国大火,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收视“奇迹”,也让很多年轻人爱上了这部电视剧,舞台剧改编,其整个故事脉络都是由小说原著以及电视剧发展而来的。在人物的呈现形式和舞台的表现方式上,会跟电视剧有所区别。这段历史和主题是一脉相承的。预演场结束后,我们会在11月初开启正式演出,现在是一个修改期,文本上的调整会很大,预计改动幅度会在50%-60%,舞美会小改,其他都会大动。经过专家研讨、预演观众反馈之后,包括电视剧的原著编剧龙平平老师给到的建议,我们会吸取各方意见,对剧中人物再进行一轮精细加工。这些典型人物不论在性格色彩还是在历史片段中所起到的作用,后续都会重新强化。

挖出精神内核直击人心

青年报:创排这部作品,对你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何念: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创排这出戏,通过深入了解当时混沌的、封建时期的那段历史,更加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101年,最初是怎样摸索出更多不同的方法,最终选择了这一个方法走到今天的。我觉得,对我甚至我们一些年轻的演员、主创来说,大家都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。我们原来在历史课本上并没有学习到这么细致。创作上我们尊重人物,尊重打动观众,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其实,有时候在涉及到一

的爆款剧产出率很高,不断创造爆款的秘诀是什么?

何念:好像也没有什么秘诀。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,大家观察问题的视角也会不太一样。你刚刚说的这些戏,其实从题材上也不太相似,现在我们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循创作规律。如果说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点,其实我主要抓两个环节:一个是剧本,一个是舞台视觉。我们通常说,舞美定形式,而故事是讲述它的人物,讲述它的线索,所以这两点是我作为导演来说,抓得最狠的两个手段。如果回到创作,它可能出于我的工作习惯,所有的东西都跟你的热情息息相关。如果你喜欢创作,并没有只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来看,你就会源源不断地去输出。

青年报:这几年,上海戏剧观众的观演习惯有变化吗?

何念:现在观众对于舞台剧的格式,话剧的现场感,感受到舞台给你带来的假定性,甚至通过一些抽象手法,就能让他们坐在观众席,脑袋里产生其他画面的重新组接。他们能感受到戏剧舞台给出的快感,剧场里的观众变得越来越专业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做戏,其实已经不像七八年前,我们有时候说要去走进观众,现在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刻意去走进观众,因为观众已经很懂了。你就正常地按照你的专业进行突破,或者去做还原,观众都能看得懂。

每一次重新归零再出发

青年报:在上海的戏剧院团当中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直有比较鲜明的剧团定位和特色。你觉得“上话”有哪些鲜明的标签?哪些部分和你的创作主线一脉相承?

何念:我觉得上海话剧艺

术中心的标签,基本上和我的标签一致。我在“上话”工作了20年,几乎做了“上话”能够涉猎的所有作品风格,我和“上话”一起成长,在每个时期也获得了一些阶段性成绩。我们会做一些国际的戏剧作品,也会做一些本土的,也包括红色题材,“上话”会比较多元,这些年我们非常追求品质。不管我们做哪一种元素或风格的作品,永远要追求那个品质。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,品质就会涉及到更多的细节。包括今天我们创作《觉醒年代》,为什么前面演出的这10场叫做“预演场”?因为对于这样的红色题材作品,我们的追求是,它不只是红色题材,它是通过红色题材去讲红色故事,进而点燃现在一代的年轻人。它要有一个传承的故事,需要我们重新回看,当时中国百废待兴,发生在思想启蒙的这段历史,不再只是通过历史书去获得。观众坐在剧场里,通过观看一部舞台剧能够被打动,他也同时能够学到历史,学到我们所有这些伟人的思想精神,“上话”追求的更多是这样一种想法。

青年报:作为一名80后戏剧导演,你想对师弟师妹说点什么?

何念: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一种职业的热情,不断地去实践,并善于总结。这是从事任何行业最基础的一件事。我觉得,要放一个平常心,因为创作是长阶段的,并不能说我获得一两个作品的成功,就带着一两个成功作品的光环去做下一部作品。每一个新作品都需要重启归零。就像我,已经做了很多作品,但是每做一部新作品都要回到零,我不可能站在之前任何一部作品的肩膀上去做下一部作品。

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辞世

一生不改童心
百岁仍是少年

本报讯 记者 郦亮 9月22日晨,著名翻译家、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先生在睡梦中离世,享年100岁。任溶溶一生著作颇丰,最有名的童话作品就是《“没头脑”与“不高兴”》。因此老先生也被称为“‘没头脑’与‘不高兴’之父”。

任溶溶的成就主要是文学原创和文学翻译两部分。今年5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八卷本、240余万字的《任溶溶文集》,全面展示了任老在童话、小说、故事、诗歌、散文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就。任老精通英、俄、意、日四种语言,80年来翻译了数百种世界文学经典,尤其是一大批世界名著如《安徒生童话》《木偶奇遇记》《夏洛的网》等成为万千中国孩子的阅读宝库。今年1月,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总字数近千万字的译著结集《任溶溶译文集》。

今年5月,任溶溶刚刚迎来了百岁生日。任溶溶原名任根藻,又名任以奇,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。1927年随父母离开上海,回到广州老宅。在广东一待就是10年,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岭南度过,直到1938年重新回到上海。“我叫任溶溶,其实我不叫任溶溶。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,那是我女儿。”任溶溶在一篇文章的开头,说出自己名字的秘密。在刚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之初,他经常需要用到很多笔名,那时恰逢女儿出生,喜不自禁的任溶溶索性将女儿的名字拿来我用,随着署名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来越多,任溶溶也成为他和女儿共有的名字。

任老最为人熟知的还是童话创作,他不仅翻译童话,还自己写童话。任溶溶曾说过:“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。”他说:“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,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?”

大约18年前青年报记者就和任老相识,此后多年间常有联系。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,但也许在学习语言的童年去广东老家待了10年,任老至今一口广东普通话,再加上他原本就幽默风趣,所以给记者的印象是一个极有趣的长者。到了90多岁,任老仍然拥有极高的创作热情。记得2017年,当时95岁的任老一口气推出了5本新书,他给这套书取了一个名字叫《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》。

记者曾问任老何以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,任老说,长期童话创作让他始终富有童心,为孩子写作的人永远年轻。